



UB
4997
9



4997
9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魏 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
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
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
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

三國志

魏書

程昱

昭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
 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
 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
 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
 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
 于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
 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
 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
 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
 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

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
 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
 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于岱岱議連日不決別
 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
 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干越以救溺
 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
 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
 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
 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
 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

或

或

或朱名

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
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
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
阿又使泚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
有此三城官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
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
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
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
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凶陳宮叛迎呂
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

靳允

夫布處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勢假
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
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
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凶乎唯君詳慮之允流
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泚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
殺之歸勸兵守

徐衆評曰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
去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
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
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為不

三國志

魏書

程昱

秦祇
薛悌

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者想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官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秦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二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二城於是彧以昱

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

太祖與呂布戰于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還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

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

同

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兖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

不益兵滬
吏卓識

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于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

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于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眾議者曰：

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自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昱性剛戾與人多逆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

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

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

程曉

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

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

各條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
 人橫干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
 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一事之役斯誠為國要
 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
 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
 事之官于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
 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
 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
 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
 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廟下攝眾司官無局

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
 科詔獄成于門下不顧覆試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
 疏以諛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
 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為腹心
 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
 無告至使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
 皆知織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
 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諸署內有
 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
 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

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于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

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入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

交一作友非是

戲志

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
穎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
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
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
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
軍祭酒

傳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
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
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
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

機明當

自許

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
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
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儆公糾之以猛而上下
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
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
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
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
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
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
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

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

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

其識
遠通

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
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
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
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
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傳子
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
言于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
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
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
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

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
術嘉與程昱俱篤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
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案魏書
所云與傳子正反也

孫策轉關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于官
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
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
雖有百萬之衆無異于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
人之敵取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
果為許貢客所殺

三國志

魏書 郭嘉

傳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
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
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
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
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
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
嘉計則爲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
於匹夫之手誠爲明于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
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耳

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于黎陽連戰數克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
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
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
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
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
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于
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

傳子曰河北旣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
士漸臣事之以爲省事椽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誅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入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

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
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
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遠
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
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
駐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
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于
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左將表顯短
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
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亾爲存厚往勸來也

謚曰貞侯子奔嗣

魏書稱奔通達見理亦字伯益見王昶家誠

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
在不使孤至此

傳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訶嘉嘉意自若太祖愈
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傳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
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
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

訶

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
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
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
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于人又人多
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
論詩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詩之忠厚必欲立
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奔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承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慶陶長相人

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遣公孫瓚于界橋鉅鹿太守
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
鉅鹿問瓚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
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討在
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仇等數十人專為謀主
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
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仇等為應檄到收行
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
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

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第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請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請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

遺楊大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曠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其之

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
 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其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
 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
 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
 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
 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
 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
 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
 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

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
 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
 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
 憂奉為入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
 奉何能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請奉徙大駕至許奉
 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
 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
 南其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
 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
 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

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
 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
 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為徐州牧袁紹遣將顏
 良攻東郡又徙昭為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
 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
 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
 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
 幸智者不誑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
 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
 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

恤

非一本作未非

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
 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
 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
 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
 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
 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少言孝忘祖宗所
 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所以言忠忠孝並替難
 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
 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
 近危亾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

節奉帝養及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
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
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
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
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
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
以來人臣臣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
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
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
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于殷周處大臣之

勢使入以太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
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
本在地與入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預露天
威在顏耿弇牀下之古宋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
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且呂望
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勲若
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衆報
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于單使

東有掖邑之封西有留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矣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于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董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

昭曰軍事尚權期于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詐糧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露之為便且羽為入疆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大祖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

兵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誅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

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下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

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
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
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
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
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
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
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
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
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

權一作威

本

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
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
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
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
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
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
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
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各作
在職家人身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
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

三國志

魏書石苞傳

三

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樂昭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胃嗣，胃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

母脩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德惠音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父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父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

針擒鄭寶

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聞。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所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徒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

策上綽

兵數于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諭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成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

內

料陳策

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于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豁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乏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疆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

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志非精神不接精神可

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肯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大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太祖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矣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

策征張魯

三國志

魏書百 劉曄

二六

前
暉行軍多
出思表其
實在意中

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暉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暉策
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
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
平暉進日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
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
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
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
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
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而為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

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

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
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暉曰今尚可擊不暉
曰前二言非一定筭矣今日前二言非一定筭矣小定未可擊也

大軍遂還暉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
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
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暉以為達有苟得之
心而恃才矜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
若存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于叛敗
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

達

蜀報吳之師

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于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

比策勝取蜀

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

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虜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一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

承一本乘

知變其計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下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凶不出旬月矣。吳凶則蜀孤。若訕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不攻。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凶。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

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權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

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
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
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
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子女以為僮隸僕
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
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
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
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
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

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
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
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
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一賊不可但知其情
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
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
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
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
室之承天序既發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
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

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也。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于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太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于禮制也。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

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矣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謚曰景侯子寓嗣

傳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

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縶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于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

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詐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土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王弼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傳子曰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太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

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于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犬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犬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

安懷

陽

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亦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太守大軍南征還以

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將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取促理出之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于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入勸躡其後詐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

授險

雖不得操
力不能害
壯謬

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
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
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
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
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
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
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
但見亾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
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

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二年與
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谿仁欲攻濡須洲中濟
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
危亾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
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
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為尚書車
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
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
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

計

帥
軍一作兵

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
 豫作土脉過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帝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于
 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
 實人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
 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
 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
 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于西
 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
 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官軍

得不沒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
 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
 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
 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
 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于左右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
 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
 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
 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

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且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

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之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

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
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

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
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
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
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官
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
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也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
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
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

劫韻會知音某位切
傳文作耶劫之民

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
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
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
矣又歡娛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
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
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誅復稱臣于孫權
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
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
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

彼知下疑

怪語可劇

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謫其行人疑于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齊王卽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一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惟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

史以徵信
若漫應無
措何能徵
後

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于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

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

皇本作王非

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皇胤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蚪龍神于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騏驎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媯

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一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

讀之可以養取

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人不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具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改蔣濟其有焉

是歲薨諡曰景侯

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燕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冀戴

棄

放資無足取

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侯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葉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宏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郃

陽祇羽祇音都活反羽音詡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

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志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定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騶和壁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

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嘆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

還河東

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

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

費

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矣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搖動勞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

場

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舡千萬數日間舡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太和未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
邀計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
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
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
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
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
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
圍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
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為青龍初

閻

命

按騰當作騰
韻會騰从言朕聲
徐曰謂移字之也

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侯得權書放以
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
寵若欲歸化劫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
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詭是歲俱加侍中光祿
大夫

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
軍征而帝總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
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
眾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
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

三國志

魏書 劉放

四

又

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爲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潘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邠，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揚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訥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爲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文致其子。

騎

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後爲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講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將軍秦朗其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遂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卽以黃紙授放，假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

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名太尉而曹肇等
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
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莊受詔然
後帝崩

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
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
資懼乃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結使辟邪至以
授宣王宣王命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
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其問乃乘追鋒車
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所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

在

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
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策篡為大將軍司馬
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其出
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策罷燕王
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空免帝
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
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
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
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
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

孝武一本作漢武
非是

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
高不知平孰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
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
及至晏駕陛下卽降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
月御勤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此推之親
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左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
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
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
尉如其輩類爲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
綱者空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

因疑思

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爲善帝曰然如卿言
當爲吾遠慮所圖今日所參平勃金霍雙劉章
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
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誦
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
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任以大事
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碑
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
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
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

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爲孫劉于時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間當安危所勸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名宜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齊王卽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

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

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_三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

詳

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
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
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
願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
肴酒之膳焉

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
謚曰敬侯子正嗣

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
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
世許為越騎校尉

疑為本至同閱九字

英

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
年薨謚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
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毘而助
王思以是護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
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
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

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
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
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
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

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竝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